

吕岱:三国名将 如皋长寿第一人

□韩醒生



吕岱



位于如皋林梓古镇的吕岱墓



冷兵器时代,古海陵因地处魏吴两国边境,一度为人烟稀少的空旷之地。但就在这个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的历史舞台上,走出了一位载入史册的如皋名人——吕岱。

吕岱为三国时期吴国重臣、将领。《三国志·吴书》用近1700字介绍了吕岱叱咤风云的一生。

吕岱本为郡县吏,因避乱而南渡。受孙权赏识,遂仕于孙氏政权。建安十六年(211),因战功升为庐陵太守。

延康元年(220),吕岱代步骘出任交州刺史,平定桂阳、衡阳间的王金叛乱,升任安南将军,有职有权,封爵都乡侯。黄武五年(226),

吕岱平定士徽叛乱,控制岭南,晋封为番禺侯。任交州刺史时,吕岱多次派官员“南宣国化”,出使“西南大海洲上”(南洋群岛)以及今东南亚一带众多国家,使扶南、林邑、堂明等国纷纷遣使至吴朝贡。赤乌二年(239),接替潘濬处理荊州文书公务,与陆逊同在武昌,督管蒲圻。陆逊去世后,武昌分为二部,吕岱督领右部。吕岱一生勤力奉公,为孙吴开疆拓土,功勋赫赫。

吕岱为官清廉,两袖清风,他初任交州刺史时,历年未能瞻顾家用,致妻儿贫乏。孙权获悉以后叹息不已,加倍赏赐吕岱家属钱米布绢,并每年按例给予供应。孙亮继位以后,晋升吕岱为大司马。此时的吕岱,已经92岁了。不久又升为上大将军,成为东吴后期第一重臣。有意思的是,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一百〇八回写孙权临终召人吩咐

后事时,吕岱是在场的两个顾命大臣之一。

赤乌二年(239),吕岱奉命屯军蒲圻,与陆逊共同镇守武昌,负责京师防务。吕岱身为年高德劭老将,凡事均以国事为重,与陆逊精诚合作,恪尽职守,做事奋勇争先,论功劳则主动退让。吕岱在荆州时,同时兼掌荊州文书,军政公务极为忙碌,尽管已年过八旬,但精力充沛,仍保持“躬亲王事”作风,整日接待宾客,亲自处理公文。如此老当益壮,被同僚誉为超过古代名将廉颇。

吕岱为人胸襟开阔,闻过则喜。吴郡徐原“慷慨有才志”,吕岱向朝廷推荐,徐原后官至侍御史。吕岱偶有过错,徐原不仅当面指出,甚至还当众评论。有人偷偷地告诉吕岱,他感慨地说:“这就是我器重徐原的原因啊!”后来徐原去世,吕岱哭得非常伤心,说:“以后还会有谁指出我的过失呢?”

吕岱这种虚怀若谷的品德甚为时人称许。陈寿《三国志》称赞吕岱的人品,借奋威将军张承的话说“君子叹其德,小人悦其美”。

太平元年(256),为东吴操劳一生的吕岱辞世,时年96岁。吕岱在弥留之际嘱咐家人:愿以“素棺、疏巾”安葬即可。其子吕凯遵其遗嘱,葬吕岱于家乡高阳荡(今如皋林梓镇北),以保持吕岱一贯清廉俭朴的作风。

征战万里,见证了三国的荣辱兴衰;清廉一生,大写了人生的高风亮节。作为第一位载入史册的海陵名人,如皋林梓古镇有幸埋忠骨,“三国吴大司马吕岱之墓”前的两座赤眼石兽,看似无语,却是有意。今如皋市区有一条大司马路,亦是如皋人民为纪念这位吴国重臣、长寿武将而命名的。

(图片由南通市政协提供)



江海风物

木锨

□孙同林

“老鼠拖木锨——大头子在后边”,一条乡间歇后语引出一件劳动工具:木锨。

木锨由柄和锨头组成,锨头是一个约20×30厘米的长方形薄木板,锨头前端略宽,后面稍窄;木锨的柄较小,老鼠要拖动它,很自然要拖着柄走,所以是小的在前边,大的那头在后边。这个歇后语是比喻事物初露端倪,更大或更重要的还在后面。

木锨,长柄,多用于扬粮食,亦作铲土用。打脱下来的谷物必须有一个去皮壳和灰尘的过程,一般就采用木锨在风中扬撒的方式,使皮壳、灰尘等杂质随风分离出去,叫作扬场。

扬场讲究操作技巧,在木锨抛撒的高度和力度上,没有几年的历练是掌握不好的。技艺精湛的扬场手,多是能左右开弓的“两面手”:双脚分立,前腿弱,后腿蹬,两只手一上一下握牢锨柄,弯腰抄起一锨粮食,猛地向上一挥,金光灿灿的谷子在空中撒成一道弧线。连续操作,一锨一个扇面,一锨,又一个扇面,一个扇面连着一个扇面,构成一幅美丽的印象派画面。这时的扬场者身体随着一锨粮食的挥洒,一弓一立,一张一弛,俯仰有度,极富美感。

对于旁观者而言,扬场这种劳动就是有一种行为艺术,是一种美。但对扬场者本身来说,却十分的辛苦,抄、举送、挥洒,每一个动作都要力气,都要把握分寸,都有难度。一个不会扬场的“学手”,扬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,一锨谷物扬上去,高度或角度没掌握好,风向没有弄清,不仅秕谷杂物扬不掉,反而会被迎风刮来灌进脖子,弄得满头满脸都是,该扬的杂物没扬掉,相反,倒把好的谷物扬出去了。

夏收那些天,老扬场手们几乎天天在扬场,虽然累,他们却能够坚持下来,如果不会扬场,或者初学扬场者,半天扬下来肯定会累个半死。

扬场需要技巧,更需要好风。

麦收时节天天有风,但不一定整天都有,有时即使有了,却是圈圈风,旋旋风,一会儿往东,一会儿往东南,向东北,这种风就不好扬。而好的风常常会出现在傍晚或者凌晨,于是,人们就会等风。有时候,为了扬场,父亲晚上就睡在场院里,一边乘凉一边等风。累了一整天的父亲不知不觉睡着了,就在这时候,吹来一阵凉风,父亲睡得正香,全然不觉,母亲先发现了,便叫醒熟睡中的父亲:“风来了!”父亲猛地惊觉,操起身边的木锨,先铲半锨麦粒抛到空中,试好风向,继而便开始了扬场。父亲扬场的时候,我们有时会在旁边观看,谷粒哗啦啦掉在地上,四处迸溅,落在我的脚上,痒痒的。有时候,父亲扬累了,会停下来,趁休息的功夫,把手伸进粮堆,抓一把麦粒,认真地看着,脸上露出一种幸福的神情。因为这些麦粒里,有他的汗水,也有他的希望。

一个人扬场技术的好坏,不需要看他场上的表现,只要从所扬的粮堆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。好的扬场手,不仅扬场的姿势好看,而且扬出的粮堆总是长条形的,“上扬”和“下扬”泾渭分明。不会扬的人就不同了,他们所扬出的粮堆总是散散的铺满一场,“上扬”和“下扬”混在一起,“猪的不净,狗的不了”。正所谓“会扬场的扬条墙,不会扬场的扬一场。”

扬场对场地、风向、风力以及所扬的粮食都有讲究,扬场的场地要注意选空旷的场所,风力不宜过小也不能过大,所扬的谷物身子重的可选大点的风,身子轻的则注意风要小一些。最好扬的谷物莫过于小麦和蚕豆,故乡间有一句俗谚:“小麦蚕豆借风扬”。

扬场是一幅乡村独特的风俗画。黄昏的时候,西边天际淡淡的晚霞下,场上一位扬场的老者,挥洒自如的扬场姿势,配着纷纷扬扬的半天粮食,那实在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,农村夏秋收获季节是木锨最忙碌的日子。一堆堆小山一般夹有稻芒、麦秸、豆茎的粮食,总要在扬场手们一锨一锨中清理出来,晒干了又一锨一锨地抄进箩筐,送进仓库。直到八十年代末,联合收割机的作业将过去的人工“收割”和“打脱”两道工序合二为一,后来甚至连扬场的工序也省略掉了,于是,扬场的景观便一去不复返,木锨终于退休。

尽管人们不再使用木锨,但是,父辈们的汗水却依然在木锨上熠熠闪光。

一位乡土诗人在小诗《扬锨人》中写道:

一木锨一木锨
稻子麦子撒向空中
绘制出金黄色的扇面
那是一道道虹
虽然,他们灰头土脸
心却是干净的
灵魂也是干净的
养育华夏五千年儿女
那金灿灿的健康谷物是最好的证明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柳诒徵:南通演讲引争议

□彭伟



不是西洋的留学生。他把南通创造成一个新世界,不是效仿西洋。南通的成功,究其缘由,归功于张謇的旧文学。2.日本文学完全脱胎于中国的旧文学。世纪初,日本之所以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,源自日本的军事计划,完全取法于中国的孙吴兵法,仍是中国旧文学的功效。3.法国有位文学家,非常信仰中国的孔孟之学,引用孟子的“民为贵”为证。法国的共和,也是受中国旧文学的影响。一言蔽之,柳先生认为:南通的新生、日本的强盛、法国的共和,无不得益于中国旧文学。他竟然还希望“中国的旧文学,还能在地球上产生一个新的世界”。

南通地区靠近上海,又早有留学生成前往外国学习,南通本城不必多说,仅以其属如皋县(含今如东县)为例,就有沈卓吾、沙元英、宗孝忱、许宪基、任为霖、胡光沂、李莲、马达等等。上述如皋留学人士,大多在柳诒徵来通前,已经留学海外。通如地区,辛亥革

命后,在张謇、沙元英诸君的率领下,学习东瀛,像南通博物苑、南通师范、如皋师范,均受到日本的影响。显然,南通听众,对于柳诒徵热捧旧文学的演讲,不以为然。1922年8月27日,一位名叫朱畏轩的听众,热爱新文学,便去信沪上小说月报杂志社,向文学家、《小说月报》编辑茅盾先生请教。他在信中不仅复述了柳诒徵演讲的主要内容,而且写道:

柳先生是南高的教授,他的说话,绝不至于没有根据;但是不能领悟他的意图。先生们是提倡文学的人,整理中国旧文学,也是宣言中一种。可否在公余之暇,把柳先生的话,解释一下子,发表在“通信栏”里?这非但我一个人感激,恐怕同时听讲的人,也会有数怀疑者。如果中国的旧文学,实在有创作新世界的权威,我们又怎能漠然视之,废置而不顾呢?愿先生们赐教。

民国时期,中国新旧文学之争,由来已久。柳诒徵是国学家,追捧旧学;茅盾是小说家,推崇新学。关键是南通来鸿,全文刊于1922年10月发行的《小说月报》,否则还要答复茅盾吧。

此封回函,也刊于《小说月报》(第13卷第10号)上。《小说月报》的影响非常大,不仅向全国各地发行,还有作者群非常强大,有鲁迅、朱自清、叶圣陶、俞平伯、王任叔、王统照、冰心、朱湘等。通过《小说月报》,柳诒徵在通演讲的内容,广为传播,为中国许多新文学作家了解。

茅盾先生读信后,给予了朱畏轩明确答复:

承示以柳先生演讲中的一节,并征求意见,甚感厚意。柳先生引到孟子的“民为贵”,想来他所谓“文学”是极广义的了;关于文学的定义,我们的见解和柳先生的见解相差已经很远,其余的话,自然更不对头了。所以竟和您一样,只好“怀疑”。

此封回函,也刊于《小说月报》(第13卷第10号)上。茅盾的答复,非常简短,未做无谓争辩,但是态度鲜明。不但明确柳诒徵的演讲“不对头”,而且表明自己的态度与朱畏轩完全(“竟”)一样,表示怀疑。当年柳先生大概没有读过《小说月报》,否则还要答复茅盾吧。

亲历1977年高考

□瞿光唐



亲历过43年前的那一次高考,我刻骨铭心。

1977年10月21日,新华社受权正式对外发布高考恢复的消息。那一天,我在有线广播里得到了这一准确信息。“高考”这个已经尘封了11年的词语,再次勾起了我的求知欲。我高兴之余有点忐忑,手头除了几本书眉处印有“最高指示”的书本以及目前学生用的课本之外,原来的高中课本、复习资料等,早在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时不知去向,片纸无存。再说了,文件提到“择优”录取,我够得上“优”的标准吗?

我的那些高中同窗和我一样,大多是民办教师。参加高考,可以圆一下久违了的大学梦,还可以改变民办教师身份,这成为大家非常朴素的想法,也是参加高考的原动力之一。他们路子广,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,无非是数理化复习题,数量不是很多,我就借来看。那时没有复印机扫描仪之类的现代化设备,就连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也只有手

抄本。老同学提供的这些宝贝,我只能靠抄写留存备用。

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完全脱产复习根本不可能。我担任两个班的初中英语课,学校里没有人能够顶替我。整个公社,英语教师就那么几个,他们各自都有繁重的课务。正常的教学工作不能停,我就充分利用课余时间,特别是学校“夜办公”(学校规定,教师晚上必须集中备课批改作业两小时)之后。很多高中知识,因时间隔得太远,平时几乎碰不到,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说来见笑,初中代数知识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,突然一问,就会想不起来。原来高中主要课程的知识点梳理记忆就十分困难,不用说去解什么数理化难题了。每天中午或者晚上放学回家,我独自漫步在灌溉渠上,边走边复习,满脑子的高考知识,必须不断回味。不知不觉地就回到了自家门口,感觉学校到家的距离何其短!夜晚躺在床上,总要过上好几场“电影”才能进入梦乡。

11月12日,我参加了高考初试。整个公社报名参加初试的不下400人,既有像我一样为数不多的老三届,也有年龄不超过25周岁的其他

知识青年。年龄最大的30岁,最小的才十五六岁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兄弟同考、师生同考、夫妻同考、叔侄同考的景观,后来被人们誉为“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”,场面相当壮观。积压11年下来的400人!还有一些人,因种种原因放弃了高考。考生中的绝大部分,是我学生辈的,有些就是我教过的学生。

初试结束,一个老同学找我核对答案。此前他曾找过多人,几乎没有敢与他核对的,可见当时初试考生水平悬殊有多大。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,江苏省并没有高考初试一说,江苏报名高考人数太多,要不然,高考根本不需要进行两次。

12月初,江苏省高考复试开考。我们的考场设在县城金沙中学。与初试不同的是,考生以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为主体。我所熟悉的66届高中老同学集中在一起,开校友会似的。这是我们毕业离校10年后的第一次聚首,感慨良多。大多数人都已结婚生子。高三(2)班的C同学,人称“少白头”,年方30,头发已花白大半。这让我联想到科举制度下白发苍苍的举子。据说当年科考,是不受年龄限制的。而这一次,把考生年龄限制在1947年下半年以及其后出生的,也

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高考2天考4门科目(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理化)。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,便与我们高三(1)班的4个“发小”,在县医药公司大院我老大家中小酌。席间,我们对能否录取,充满信心;究竟录取哪一所大学,心中没底。分别时,我们互相预祝,等待喜讯降临。春节后不久,我们4个全部拿到了高校“入场券”,被坊间戏称为“四进士”。

这一年录取比例极低,自然十分引人注目。倒不是录取者个人有多大能耐,而是邓小平有关恢复高考制度的英明决策,让亿万人重新看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希望。就全国而言,1977年冬以及1978年夏两季,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高考,这是迄今为止,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,一共招收40.1万名大学生,录取比例为29:1,与今天的高考录取比例不可同日而语。

1977年12月,中断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高考就像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,至今仍让人追怀不已。恢复高考,不仅是这些大学生个人命运的转折点,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。它是冬天里谱写的春天的故事,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,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。